深夜的灶火

袁道一

从长沙赶回老家过年，抵达村子已是黄昏。村子薄暮四起，我站在自家的阳台上，极目远眺，高高的石渡槽横跨两山。这么多年了，它的脸色越发黝黑。我们相视无言，故友重逢之情弥漫。年迈的老父母忙里忙外，充溢着一大家子团聚过年的喜悦。吃完晚饭，我走下二楼，灶屋里摆设很简单，灶台这些年没有维修，倒也没有变得破烂，只是灰头土脸的。灶上空荡荡的，火苗窜得老高，在空中晃着苗条的腰身。坐在灶前的长凳子上，我细细地打量着灶火，火光摇曳，舞姿曼妙，在寒冷的雪夜里书写一种温暖的美学。

柴火最暖身，不出片刻，我就觉得一身的火热透出舒适的暖意。我和老父、老母相顾无语，偶尔炸裂的火星打破面前的沉默。很久了，没有这么认真地生火烤火，我把干柴架空，并把堆积的柴灰拨拉出来，循环反复，乐此不疲。父亲把水壶架在火上，这个水壶我太熟悉了，它陪伴我们走过了很多年了。这个老物件见证了我们的成长和变迁，它跟随我们从对面坡下的老屋来到这座后来修建的新房子。从这新房子出发，我们又走了很远。水壶一声不吭，沉言寡语地原地固守。我们回来了，就把它放到火上热一热。我们返程了，就把它搁置在灶台上一角，任凭岁月的尘埃爬满它的全身。它始终保持良好的体魄，不在寒冷的日子里劳损，只为我们回来的时候还能用得上。

围着灶火守岁，在小时候还有一份渴盼，那就是等父母发压岁钱。小孩子的瞌睡总是来得快来得重，很多时候睡眼惺忪，甚至打盹口水都流出来了。往往守到关键点，父亲会变戏法一般摸出口袋里的压岁钱，一一分发给我们。我们拿到压岁钱，“瞌睡虫”就立马跳走了。我们拿着压岁钱，一张一张数。父母很用心，总是换成零钱，一则显示多；二则我们不会一次性花完，可以一次拿一点去买东西。压岁钱一年比一年涨，我们数到最后都会欢呼。压岁钱都是新票票，我们开心地在灶火前端详，火光透过来映在我们稚嫩而喜悦的脸庞上。很快，我们就心满意足地回房“挖窖”。守岁时分，不能乱说话，要图吉祥如意。譬如，睡觉就要说成挖窖。为什么如此说？母亲满脸笑容地和我解释：梦见挖到一窖一窖的金子。多么美好的寓意！

不知不觉夜已深，老父老母睡眼惺忪了。我决计上楼睡觉，不舍地回望深夜里的灶火，依旧红旺旺。忽然，有人开始在深夜里放焰火，响亮的声音打破一村的安详。又是新的一年莅临，春风相携赴新途，薪火不息以歌唱颂。

万家灯火

熊伟/画

春意喜闹坡子街

蛙之鸣

天气太好，朋友圈说春节长假期间来长沙的人太多，把岳麓山都踩矮了。我决定去看看坡子街，是否亦有此“人从众”拥挤的殊遇。

从解放西路公交站下了车，前后左右都是人。街道洋溢着幸福的年味和家庭的欢乐。人流将我裹挟到了火宫殿门口，脚步被那几个活动的铜人吸引住。他们身着一袭似乎从铜水中捞上来的衣服，裸露在外的脸、手都涂成铜水色。不断地和小朋友握手、合影、告别，或领客人进店。有时顽皮，摘下帽子盖到了顾客头上，以博一笑。齐天大圣则穿着金黄的猴服，一手持金箍棒，一手扮猴子招引着小朋友。“进去了，进去了，还没轮到我合影。”一小朋友急得跺脚。孙大圣只有一个“分身乏术”。安置好顾客后，他又来招兵买马。小朋友和齐天大圣合影后，看着爸爸手机里的照片，笑了。

平时就红火的火宫殿，门口看热闹的挤得水泄不通。我踮起脚，只看到人头攒动。回头，东头巨幅的电视屏幕上滚动着：凛冬散尽，星河长明，余生很长，何事慌张？我转身离开，把看热闹的机会让给远道而来的客人。

牌楼下整齐停着几辆警车，闪烁着警灯。成了几个红色的塑料隔离挡的坚强后盾。牌楼外哪还有路？街道两旁停满了车，清一色的外地牌照，甚至有遥远的新疆、内蒙古的车辆。我心想能停在这条街道里，该是多么机缘巧合啊。正好一个男人将老爷爷从刚停好车的后座抱出来，放在推车上。一家老少推着老人往火宫殿方向走去，其乐融融。

街道里“堆砌”满了人，摩肩接踵。茶颜悦色、黑色经典臭豆腐店前排着长长的队伍。他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，万一排到又断货了怎么办？突然开窍，信心来源于长沙城市新兴品牌店里的口碑和口味。难道我们平常不都如此吗？总爱往热闹的场馆里挤，自觉不自觉地排在人多的地方。此时，坡子街一半烟火一半人。

挤出坡子街，我来到文和友门口。大多数人着黑衣、戴黑帽，如一群站着的、坐着的、蹲着的黑蚂蚁，蔚为壮观，只是没蚂蚁频繁移动。今天人实在太多，店家容量有限，钻不进去了。大家坐坪中竹板床上，等待机会，不肯离去。人群密密麻麻，竹板床横七竖八，让人放得开的场地，温婉中带着几分野性。几个外围旅客，拖着行李箱，斜倚在栏杆上，无奈地摇摇头，今晚是吃不上这里的菜了。那个打视频电话的美女，边走边狂笑：“你看看，这是长沙文和友的热闹场面，坪里是进不去的食客。”

落日余晖照在店前的天幕上，美不胜收。萍水相逢，皆他乡之食客。几位北方客人截住我，问哪里还有好吃的。“我们带来的东北饺子、馄饨，吃完了。今天还没吃到与湘菜沾边的东西，本想晚上吃个文和友，明早就往下站了……”我说长沙湘菜店还是到处有，稍微离开坡子街，就没这么拥挤了。没想到那心直口快的东北大姐马上接话：“这道理我懂，千里迢迢来，就想打卡网红景点。”我心里嘀咕，这么执着的客人，怎能劝导得动呢。

想起年前的事来。十多年前，侄儿响应西部开发号召，大学毕业去四川西昌工作。春节前侄儿带着全家回湖南，他九岁的儿子一定要到坡子街吃臭豆腐。小年前一天，周六，他们全家已飞回到长沙。今年过年太早，我还在加班加点算绩效。傍晚，我冒着风雨想请他们到文和友吃饭。在门口我就打听到店里面已座无虚席。我还是带他们进去感受了一下。在这家巨大的店内，昔日街巷一砖一瓦有人说“这是道具”，但它们依然似诉说着老长沙的故事。在一个又一个杂货铺、小卖部、理发店、溜冰场、筒子阁楼中我和侄儿一家穿梭其间；在一座又一座陈列于不同角落的斑驳老墙和古旧建筑中我们行走；在葱油粑粑、糖油粑粑、臭豆腐和北冰洋汽水的招牌下徘徊。店内如交错纵横的街道小巷，又如阡陌交通的蛛网。搞建筑的侄儿夫妻看着这热闹时，特别兴奋地说：“我们已跟不上长沙人穿越的步伐了……”当然，人太多了，最后，逛过这家店的我们只能另觅其他街区的湘菜店为他们接风洗尘了。

趁着春节的长假，我遛遛长沙这座烟火缭绕三千多年的古城以及老街坡子街，目光所及都是红红火火的感觉。回家路上，我仍好奇，这几位东北客人，他们今晚会在哪儿吃得到长沙味？这假期，长沙太火了。

邓迪/摄

新年腊味香

袁丽霞

新年到了，但气温却一日冷似一日。这时，咸肉才可以放心地腌起来，或者再买几只壮硕的白鹅、麻鸭，把它们宰了，码在缸里盐渍起来，发酵得差不多了，趁一个晴日取出，挂在风口，不出两日，腊香味呼之欲出。

腊香味是什么味道？家的味道、母亲的味道。最近几年过春节都能收到母亲托人带来的瘦肉条、腊肉和香肠。挂满一窗子，把那扇窗子装点得丰盈富态。在阳光的照射下，腊肉渐渐沁润出微微的油润。一天一天过去，肥肉渐黄渐亮，瘦肉愈黑越深。浓浓的年味在家里飘散。

母亲和中国大多数母亲一样，立冬后，她们就忙忙碌碌开始着手准备过年的食材。迈着蹒跚步子，一次次走进热闹的菜市场，挤在人群中挑选，“猪肉要一半肥，一半精。精肉太多，做的腊肉发柴。”“腊鱼用青鱼、草鱼，六七斤以上，越大肉越多。”“水果摊边上那家灌的香肠，味道咸淡比另外三家好，我都试过”……

这些都是母亲在漫长岁月里，一年一年的积累沉淀。自己母亲之外，不同的地区，对腊味的总结不太一样，腌制、风干等方法也各不相同。每家每户根据自家人的口味制作腊味，微妙的把控都是其他人无法比及的。种种因素决定了，家乡的腊味、家里的腊味，对每个人来说是最特殊的。

要说腊肉，还是湘西腊肉最独特。湘西腊肉挂在煮饭的柴火灶上熏制，长期烟火萦绕，“乌七蔑黑”，发着油光，像矿洞里挖出来的乌金。表妹从张家界寄过来一腿湘西腊肉，让我富足得手足无措，不知从哪里下手。幸好来自湘西的圈友支招：腊肉先用热水清洗干净，再用菜刀刮去烟垢，然后切成适量的肉块，煮熟，切片，再用淘米水浸泡十来分钟，再煮开，捞出，可蒸可炒。如法炮制，湘西腊肉瘦的红亮，肥的透明，腊味十足。

湘西圈友的父亲一年喂两头猪，年前全都做成腊肉，一部分送儿女，一部分放入稻谷中储存。稻谷透气，腊肉不易变质起霉，而且吸收了稻谷香，另有一种独特的味道。

湖区多鱼，冬天捕获季节，湖区的朋友送来一条十几斤重的大青鱼，冰箱已经没有余位，和鱼打交道甚少，望鱼头大。想想还是交给盐和时间吧。去鱼头鱼尾后，用盐腌制，隔几小时翻动，保证盐均匀入味。两天后取出用铁钩挂在窗口通风处。在风、时光的作用下，鱼肉收紧，颜色由浅入深，色泽暗黄，有了烟火气。半干不干时，把整条鱼切成小块，分装入袋。我自做主张，给鱼取名“风干鱼”。“风干鱼”做法简单，洗净，沥干水，用油煎得两面金黄，加生姜、干辣椒、水同煮，快收汁时加入生抽、撒上蒜叶翻炒片刻便可出锅。“风干鱼”光泽透明，咸香入味，肉质紧实，下酒下饭俱佳，家里人连连说好，给了我来年还要腌制的勇气。

有一次和母亲说起意外收获的“风干鱼”，她说这种做法的鱼叫“糍粑干鱼”。每次去一位益阳同学家中，桌上经常有这道菜，只不过腌制时加了白酒、醋，生抽、老抽。意外成功撞鱼，小得意了一会，今年仍然让朋友在湘阴订了一条青鱼。

母亲同学几十年前从城里下放到岳阳农村，再也没有返城。她送给母亲一袋酒糟鱼。酒糟鱼在原有的筋道上，多了一层入味的酒香。母亲也试着做过。草鱼用盐腌制后，挂起来吹至半干，切成块放入坛中，坛子底部放置一杯高度白酒。经过发酵，酒香、鱼香相互缠绕，慢慢渗透进鱼的里层，出坛香气扑鼻。酒糟鱼放一年都不会坏，而且越久味道越醇厚。

腊味是年的味道。这一道腊味，扎根在割舍不掉的记忆里，弥漫着生活温馨的烟火气。腊鱼腊肉双蒸、冬笋炒腊肉、蒜薹炒腊肉……一道道腊味菜，没有人能忍心抗拒。

舌尖上的故乡、舌尖上的家，腊味飘香，过年了，故乡近了，家近了。

闻香

有光浮动

胡兆红

邱松岚坐在艺术馆里，邀我一同看画。其时正是春节前的一个上午，屋外的风呼啸着，透过玻璃窗，看到有树叶在风中卷落。五幅画悬在壁上，均是藏上、川西风物，或为拔地通天的高山，或为卷舒无际的烟霭，或为红尘灯火中的寺宇，一种凛然气象扑面而来。

馆内很静，两人就这样坐着，凝视着眼前的画作。以前看展，多是信步游移，很难得有这种固定的视觉，就这样看着，好似画作也在凝视着我们。

艺术馆名为松岚艺术馆。馆不大，但却是一座独立的建筑，在浏阳河边，远离市区的喧嚣，在风光带内，周边草木俨然，舒适齐整。自从两年前开馆后，这里陆陆续续举办了大大小小的展览，湖南省建筑室内设计学会书画艺术专业委员会、湖南省民建画院、民建中央画院湖南分院、长沙市美术家协会设计艺委会先后在这里加挂起牌子，人气一日日地集聚，艺术馆也不断地热闹着。

但此刻馆里很安静，就我们两人，面对着一壁的画。

这是邱松岚的新创作，他说，这些画，力求跟之前的又有不同。

究竟有什么不同？画不动声色，无言静穆。

我常觉得，看画如看美人，有一见而生爱悦之心者，所谓其美在皮；有一见悦目，愈看愈佳，愈亲近愈觉神光内敛，赏玩不尽，可谓其美在骨。“山水乃图自然之性，非剽窃其形。画不写万物之貌，乃传其内涵之神。”这应当是中国山水画创作的真精神。

从几年前追随贾又福先生画画，邱松岚便觉得找到了自己的艺术方向。其实与其说是仰慕贾先生的画风，不如是贾先生的画作恰好击中了他内心的艺术理路，即追求一种大境界、大抽象的山水画创作。

入湘西，进川藏，走华北，近年来，邱松岚以师造化之名，跋涉于高山大川。这是真正的跋涉，很多次走入荒山野岭，走入风吼雨泣，走入来也茫茫去也茫茫的困顿里，但他却受用着被抛入天底渺渺中的苍凉里，尤其是仰望耸入天际的大山，那种自然对人的强烈压迫感，给与他刻骨铭心的强烈震撼。

我能体会他说的这种震撼感。我相信，这种使狠劲的行走，既是身体层面的，也是思想层面的，更是心灵层面的。我仿佛看到，他凝视着大山时，大山好似也在凝视着他，每一次走入莽莽苍苍，每一次无言地凝视，都带给邱松岚难以言说的体悟。脚步越发沉重，而心头越见轻松，山头的一缕微光若隐若现，仿佛有拨云见日之感。

师古人与师造化，是两条并行不悖，却可相互生发的路。但毋庸置疑，邱松岚近年来在师造化中所获得的启发更多。所谓师造化，绝非简单摹写山势纹理，树态云影，而是要穷天地之常理，窥自然之和谐，悟万物之生机。无疑，邱松岚一路饱游沃看，冥思遐想，灵感迸发，反映在其创作中，便出现了新的变化。

我曾经评论过他此前的一些变化。概言之，一是可以感受其抒写胸臆、寄情咏怀的快意，二是其写骨写神，对山水进行高度概括的努力。艺术创作，贵在意摄万物，生趣盎然，这种胸中具神奇，而笔底自有波澜的感觉，是可以在邱松岚作品中玩味的。同时，邱松岚努力在笔墨上求突破，比如他尝试以泼墨方法来赋予画作以现代感，在层层积墨中，天机流放，别有浏亮之姿。

但邱松岚是不满意的。他总觉得自己的画还太满，写实过多，抽象不够。所谓抽象，是对山水进行高度概括的能力，他不再被目力所及的自然所拘束，不被一个局部、一个侧面所左右，能自由驱遣万象，能捕捉对象的真精神，所谓“笼天地于形内，挫万物于笔端”。

抽象，是一个很高的境界，是否具备抽象的能力，是艺术坐标系里很重要的评价点。以此衡量今古，很多的作品，只能烟消云落。

眼前的这批山水之作，究竟又有何不同?似乎可以说，在幽深华滋之外，妍而不艳，丽而不媚，更显苍茫与雄浑，正处在一个由繁入简、由密入疏的艺术新境。你能感觉到画家强烈的主体性介入，那些山，那些石，那些烟，那些云，绝不是自然性存在，而是赋予了巨大生命力的精神性存在。

“一个精神萎缩的人，画不出这样的画。”我对邱松岚说。

我们同时又把目光投向了一幅画，苍崖绝壁，岩岩高耸，雪山之巅，有光浮动，仿佛把这座两层的小馆也照耀得高大了起来。

小小一担柴

刘正初

春节渐已过完，但春节的回味仍久久萦绕心头。昨天从网上看到一段浏阳电视台“送财神”的表演视频，听到“小小一担柴”那熟悉的童谣，让我一瞬间回到了八岁那年的春节。

长沙俗话说：“大人子望作田，细伢子望过年。”“送财神”是春节期间流行于浏阳乡村的一种儿童游戏。小孩子担着柴火，到左邻右舍去恭贺新春，主人打发小孩子一点小钱。记得是年快到的前一两天，我和小伙伴狗伢自己动手，砍了松柏树枝，扎成两捆，用一根小扁担挑起，做成一担“柴”。扁担和柴上用红纸箍好，显得喜庆吉祥。到了大年初一，我和狗伢就一人挑柴，一人提篮子，去“送柴神”了。

第一户去的是我姑妈家。我挑着柴，觉得羞愧极了，闭着眼睛唱起了那首熟悉的童谣：“小小一担柴，担到贵府来。左担左发财，右担右发财。金子银子滚进来，恭喜老板大发财！”看到娘家的侄儿子来“送财神”，姑妈一个劲说着“欢迎欢迎”，然后到卧室里面窸窸窣窣掏了半天，从自己的私房钱里面拿出了一元钱，放在狗伢提的篮子里面。那个时候，一元钱可以说是“巨款”了。姑父是本地著名的民间艺人，向来幽默风趣。他鼓了鼓掌，告诉我：“粗妹啊，挑担子要有挑担子的样子，挑着担子胳膊要扭动起来啊！”他接过我的柴担，示范了几个动作给我，然后还教我在唱“左担”“右担”的时候，把柴换一下胳膊。我很快就学会了。

那时我们生产队大约二十多户人家，我和狗伢一户不落走了过来。狗伢比我大两岁，比我有经验。他说不能嫌贫爱富，必须每一家都去。有了姑父那种“撑腰式”的指导，我们的胆子大多了。乡亲们都笑嘻嘻的，看着我们表演。多唱几次，感觉那“小小一担柴”的童谣有了韵味，有了生机，有了感情。我们仿佛真的是送财童子，正在把财富送到每一户人家。可能是姑妈放在篮子里面那一元钱纸币的示范，乡亲们也都纷纷慷慨解囊。全生产队公认最小气的铁麻子，也从内衣袋里面摸出了一个一分硬币。五保户春奶奶也给了五分钱。生产队里面最有学问的是周大伯，读过私塾，他用红纸包好一角钱双手送给了我，我和狗伢恭恭敬敬向周大伯鞠了一躬。

回到家中，把钱一数，有三元多钱，我和狗伢平均分配了。一种劳动所得的成就感，让我俩觉得好高兴。这时妈妈知道了我去“送财神”了，她批评我不应该去，说像“叫花子”一样。这话让我懊恼了好几年。第二年，狗伢又来邀请我一起去“送财神”，我以要走人家谢绝了。

现在我也年过半百了。重温四十多年前那“小小一担柴”的童谣，心中涌起了一种温馨而甜蜜的感觉。那时的年，是多么的简单而浓烈啊。我们用“小小一担柴”，寄托了乡亲们的美好愿望，表达了乡邻之间的诚挚祝福；乡亲们用那零零碎碎的硬币纸币，表达了长辈对晚辈那朴实的爱！

音然回音

仗剑走天涯

黄利平

正月初七后，回乡过年的人们现在已陆陆续续返岗上班了。我在小区楼下散步，享受年后这难得的清静。在一棵老桂花树下我伫立良久，今年因为大旱，记忆里桂花树好像并未散发醇厚而又浓烈的桂花香。老家门前也有一棵桂花树，那是父亲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种下的，几十年过去了，如今它已苍翠如山，枝叶葳蕤，今年它开花了吗？我不知道。它忠诚地见证了我的成长、迷惘、出走和归来。冥冥之中，它是我和故乡血脉相连的一条脐带。

地处衡邵干旱走廊腹地的石板塘，是生我养我的一方山水，这个村庄每年两个时间热闹非凡：春节和清明。每到这两个节日，它的所有子民就会从天涯海角浩浩荡荡赶回来，短暂的热闹和喧嚣之后，又潮汐般地退去，村子旋即归于静寂，只留下几张皱褶密布的脸，还有渐渐静寂的田园。

我在这个村庄生活了十八年，十八岁那年，和所有的年轻人一样，正值热血未冷，我踌躇满志地选择离开，十八年以后，当我再度归来，人已不再少年。当我站在老屋的大厅门口举目环顾，它已经像一个饱经风雨的鸟巢。

这几年每当春节之时，我总怀想火塘里噼啪作响的温暖。年老的一辈已在迅速凋落，归于尘土，年轻的一代已散落八方，四海为家。

有时徜徉于田埂之上，我的脑海里时常浮现出在田间劳作的乡亲，他们或吆喝呼号，或埋身稻作，或嬉笑怒骂，或沉默寡言。彼时，我只是个给父母送水去的小儿郎。大人们在田间劳作的热闹场面，给了我童年很多温暖的回忆。是他们看着我长大，而我却目睹了他们一个个老去。我见证了一段田园牧歌的时光，又亲眼看着一切成为乡愁，成为过往。

如春燕盘旋而来的思乡情绪，每逢春节都会一次次袭来，催我归去，我把每一次春节风雨兼程的回乡和驻足，都当成是一次满血复活的疗愈和慰藉，然后再把故乡装进行囊，默默启程。

他乡作故乡，故乡却成他乡。我把父亲酿的米酒斟满，一饮而尽，一杯敬故乡，一杯敬远方。男儿壮怀志，春节过完，当仗剑走天涯。

生活悟说

春鸟哢春声

文爽英

春是热闹欢喜的，有鸟儿欢唱当作献礼。

我家楼下花园，也聚集了好多种鸟类。它们自由自在地飞翔栖息，有时在地上悠闲踱步，像巡视自己的领地。它们才是花园的主人，我经过时，必须小心谨慎，以免打搅。

鸟儿是不甘寂寞的，它们有牧溪古画里那种枯枝黑点的禅意，那仅仅就是摆个孤绝造型，供古代文人雅士画画写诗抒情而已。它们不出声的时候，安安静静待在树上，保持优雅的姿势。当察觉到被我观赏时，它们立即仿佛会抛出个不屑眼神，然后振翅飞到另一处树枝。或者干脆就飞上天空盘旋，随时像要对外来入侵者进行轰炸。我的目光被它们牵引着，阳光给春天飞翔中的它们也镶上了金边。

有时它们在树上唱歌，高兴起来各种鸟之间还比试唱功。麻雀“唧唧啾啾”，经常成群待在树枝上，或在地上一跳一跳地走，寻找食物。喜鹊，又叫报喜鸟。很好认，黑与白的经典穿搭。看见它们，人们就相信一定会有好事发生，充满期盼和喜悦。它们还喜欢成双成对出现，不经意撒撒“鸟粮”。喜鹊的叫声是连续不断的“叽叽喳喳”，古人说“啁啾”。古人相信，喜鹊登枝鸣唱绝对是家有喜事之吉兆。

珠颈斑鸠体型或许比喜鹊大一些，它们的叫声是“咕咕咕”，最后一个“咕”还要加重和拉长。好像那些炫技的歌手，唱到最后自己眉闭眼闭陶醉了，不管背景音乐如何，都要拉长余韵，直到完全表达了对于春暖花开的歌颂。我觉得斑鸠有点灰扑扑的，不太灵巧，是鸟类里面穿着粗布衣服的老农。它们的声音有几分低沉浑厚，是鸟类中的男低音吧。有回我看见七八只大小不一的珠颈斑鸠在小水泥路边排队，和我一起等不存在的红灯。汽车过去以后，它们在我前面一只只慢慢踱步走到对面的草地。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，它们的行为艺术，好像披头士以前有名的唱片封面。

长着“眉纹”的画眉鸟绝对是真正的歌手，它们能唱上一首婉转清越的小歌，有完整的调子和旋律，歌唱时间大约有一分钟左右。燕子的叫声悦耳动听：“叽叽，啾啾”。燕子也是人们喜欢的一种鸟类，它们像穿着燕尾服的绅士。据说以前燕子在一户人家搭了窝以后，下一年春天，它们还会飞回来。这种传说使燕子的形象变得有情有义，而且也显示燕子的记忆力惊人。

可爱的“伯劳”长得像一个糯米团子，它会模仿其他鸟类的叫声，让观鸟爱好者都轻易就被糊弄。可它们有必杀技“穿刺”。它们把猎物昆虫穿在有刺的铁丝网或者树枝上，悬挂风吹晾干。据说这个办法可以排出某些昆虫的毒素，还保存蛋白质。这种狡猾的小鸟一副童叟无欺的模样，暗地里却制作好多风吹腊味，像过年时人类家家户户挂满腊鱼腊肉风吹鸡鸭，显示出小康之家的丰盛年味……

春天一到，很明显，我们身边的鸟儿就会多起来。每当看到这些鸟儿，听到它们的叫声，我总想拍下它们的样子，然后去查询它们的来历。有位鸟类摄影师说，要尊重鸟类的习惯，尽量不去打扰。拍摄时宁可用时间换取构图，要多多等待，要让鸟儿的歌声在大自然中欢快歌唱。铜官窑“诗文壶”上也有“春水春池满，春池春草生。春人饮春酒，春鸟哢春声”的诗篇。春鸟哢春声，意味着新的希望闪耀，新乐章已经开启。